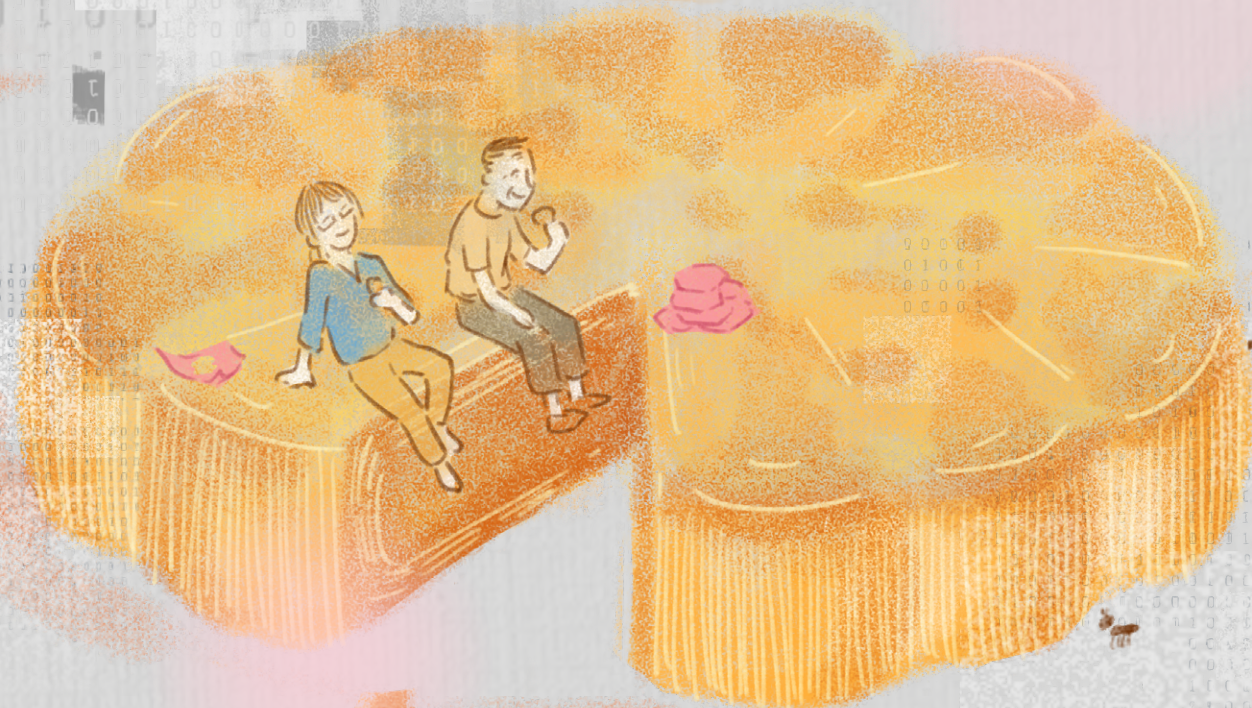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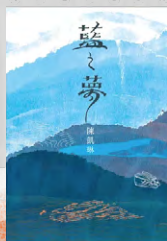


存入，作家的兒時心願 - 陳凱琳

【福臨人間】

走在大武山腳的潮州小鎮，陳凱琳是在餘暉裡活得最自在的女子——

咬下一口包著新丁餅的甜意，她以踏實真誠的筆，將童年記憶細細包裹。作福時節，小鎮如過年喜慶，她跟在阿公身後，穿過那條有猴子的窄巷，聽鞭炮的鳴放聲；福神不是高坐雲端的神祇，而是踏實繞著庄頭、陪伴人間的存在。下一口新丁餅，又會嚐出什麼光景呢？



陳凱琳

屏東客家人，成長於客庄新埤，畢業於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居於大武山腳下的潮州小鎮，從事文學創作。作品以細膩視角出發，聚焦故鄉山海、客家與閩南等多元族群文化及土地故事，風格涵蓋短篇小說、紀實創作與散文，亦曾跨足影視與出版領域。現偶於「凱琳·一幕小說」粉絲專頁耕耘文字。

獲獎經歷

曾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國藝會創作補助
2020年《藍色海岸線》獲屏東縣作家作品集補助
2022年《曙光——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藍之夢》入選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展書
2023年《藍之夢》獲選文化部第45次中小學生讀物推介獲獎書單、「2023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

散文

《恆河沙數的我和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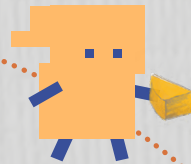
短篇小說

《藍色海岸線》
《藍之夢》

紀實小說

《曙光——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

WRITER'S
CHILDHOOD WISH



【福臨人間】

邀稿 | 陳凱琳

阿公的長凳仔疊著幾塊新丁餅，像樂高那樣，他抽出一塊，揭開包裹著餅的粉紅包裝，捏下一口餅含在嘴裡。餅屑剝落，地板爬著數隻大黑蟻，頭頂扛著餅屑排列成隊。

新丁餅的口味很多，有鳳梨、烏豆沙、白豆沙，偶而會有少量粉糕壓成糕仔粒，一律用粉色紙包成圓形。村民口耳相傳，習慣跟固定的餅店訂做，外觀看上去一模一樣。我獨愛白豆沙，內餡綿密又甜。阿公把餅剝開，確定內餡是鳳梨，我搖頭說不要，他又從樂高中抽出一塊，捏捏餅緣，剝成對半給我。新丁餅收到的口味無法挑選，全憑主家喜好。

年幼時我尚不知那是從何而來的餅，只聽大人說那是拜新丁的。

年節後某日，大街小巷就會有人推著單輪車，挨家挨戶問門招呼，車上疊滿新丁餅，說是四兩，差不多是掌心大小。那兩日總聽見有人朝屋內喊阿順哥或阿順嫂，阿嬤停下動作朝人聲方向回應，姍姍走出，接過餅後偶而跟人聊了起來。我好奇湊過去，她正與人說著祝福的話，隨後叫我把收下的餅放到阿公的長凳仔上，免得被螞蟻吃了。整天下來，數量頗多，沒多久長凳仔疊起一座粉色的小山。

阿公坐在長凳仔的一端，翹著腳抽長壽菸，另一端是疊成小山的新丁餅。重量似乎差不多，長凳仔不搖不晃，很穩固。粉紅小山的新丁餅像是春天的尾韻，延續著春節的熱鬧和甜膩。

新丁的祭祀會在農曆春節後舉行，與作福一起向神靈祈求大地豐收和新生平安。作福源自客家人敬天習俗，跟秋天的完福酬神形成一個季節生命的循環。酬謝的神明主要是村頭村尾可見的伯公。

聚落古名為鏡庄（giang zong'），因位於大武山湧泉帶，伏流水在雨季時湧出地面，將村落映成水鏡般。另一說是早期村口西邊曾有河灣可停船舶，居民在河岸兩側經商交易，湖肚伯公的神社即可見河道之景，附近聚落水田包圍，亦如鏡面。雖然今景滄海桑田，但鏡庄與湖肚之名仍然保留。埤頭、水尾、圳溝都有伯公。村裡的開基伯公則列位在三山國王廟旁，廟前有座涼亭，如河流中的大石那樣，將水流分道，將十字路口化成圓狀。

儀式開始前會將聚落各處的伯公迎請至三山國王廟埕前的福廠安座。傳統農村社會與聚落中，男丁是勞力主要來

源，六堆的民防組織也仰賴男丁，因此男丁成為防禦、繁衍、生產的象徵，凡是過去一年有新生男童的家庭都會製作新丁餅感謝神靈庇佑新生降臨。當年頭一個出生的新丁又被稱新丁頭，母親為新丁婆，舊時期拜新丁前甚至會請人扛竹轎將新丁婆請來，可見儀式之隆重。

鏡庄的作福從年初八搭福廠到年初十宴客，童年記憶中總以為那幾日才是「春節」。年三十的守歲、祭祖，初一走春到初四開工，彷彿都只是作福的前哨站，熱身準備。會有這樣的誤會也是有原因的。春節過的是家戶的喜慶；作福則是整個小庄的喜慶。

初九廟方人員的請神車啟動，繞巡到三民路另一頭的農府宮，那算是村裡另一間大廟，接著到各處伯公、萬應公，還有村口敬字亭請神。

阿嬤早早就把祭品放到廟埕的供桌，但也只是去去就回，忙著將家裡打掃一番，準備隔日宴客。那時沒有手機，臨時要找阿公的話，阿嬤就會派出小孩當傳聲筒。我帶著妹妹，穿過小徑，繞進別人家後門，再從別人家祠堂旁的防火巷鑽出。也許不是真的防火巷，只是房舍相互錯落而留下的縫隙，種著指甲

“粉紅小山的新丁餅
像是春天的尾韻，
延續著春節的熱鬧和甜膩。”



“過去初十還有中午宴客的傳統。
早在幾日前
就會聽大人們耳語談論宴客細節。”



花之類的草花。每次走的小路都不同，另一條路上有隻被鐵鍊拴著的猴子，常作勢要攻擊人。走防火巷時會沿路摘花，腳步徐徐，走猴子路時會奔跑大叫，阿公看我們的臉色，大概猜得到我們走哪條路。

阿公總是穿著米色汗衫，領口有微微的汗漬，鐵灰的棉褲繫著皮帶。在人群中不太好辨認，我們鑽進人群喊，阿公聽見聲音回頭，悠悠走來，身上沾染線香和鞭炮的氣味，還有濃濃的黃七星。一直以來，我都不知道阿公去廟裡做甚麼，只是他總會在廚房起灶開火後不見人影，緊接著三山國王廟的方向傳出八音和紙炮的鳴放聲，待我們尋到他時，儀式也都告一段落，鞭炮已經炸完，粉碎的紅紙掛在鐵籠裡。

阿公跟著我們走，我們帶他鑽過猴子的那條路。

過去初十還有中午宴客的傳統。早在幾日前就會聽大人們耳語談論宴客細節，原本是家戶自煮料理，

後來改成跟總舖師訂餐。除了吃甚麼，也要討論要請誰。阿嬤娘家的某某會來吃辦桌，姑姑會帶著誰回來，有些阿公打電話去問要不要來吃飯，有些請爸爸驅車去問。

通常初十學校已經開學，把又長又大本的寒假作業交上去，換了新課本回來。但小孩子們的心還跟著鑼鼓繼續響著樂，下課總是聽見同學在相邀要去涼亭集合打彈珠的時間。接近中午，家戶門前聚集車輛和人群，村裡主要幹道都成為停車場，小孩鬼抓人的尖叫聲藏匿在各處，有時半空突然出現鐵罐掛著水鴛鴦的煙尾巴騰飛，又墜落。總舖師開始出菜後，賓客差不多入座了。水腳用三輪車或小貨車鑽進車縫，將菜送到各家門口。各家幾乎都是敞開門戶，在車庫或在禾埕擺桌宴飲。

瓜子早在開桌前散落一地，還有被撥到腳邊玩了一半的骰子，裝了錢的碗公。除夕收到的壓歲錢會在這時候吐出大半，成為賭注，又

輸回大人的荷包裡。阿公有時會充當財神爺，把抽屜裡的零錢分給小孩子們，不論誰輸誰贏都是他的孫子孫女，想想也不吃虧。

大辦桌結束後時間已經來到下午，等我們小孩子聚集到廟埕，所有儀式已經結束，剩下熱鬧的聲音是來自於路邊的彈珠臺。供桌上的祭品收去大半，香爐裡的線香已經燃盡，灰燼散落各處。傍晚跟玩伴告別後會相約明年初十再一起玩。懵懂不知初十的意義是甚麼，只是照著孩童對時間流逝的感覺：三次段考，兩本暑假作業，再三次段考，一本寒假作業，就會是下一次的初十。國中後課業佔據多數時間，段考與寒暑假作業的算法不再適用，初十沒有放假，神的慶典與人間作息不同步，吃完大辦桌後趕著補習，也不再有機會到涼亭旁的彈珠臺荒度光陰。

有些主家為了錯開慶典的忙碌，送新丁餅的時間較晚，補習回來還

看見有人推著單輪車在路上沿戶敲門。有些人家是開放的三合院院落，沒有門，單輪車便停在路口，拿著粉色包裝的餅走入，朝公廳的方向喊人。喊到我們家時，阿順哥跟阿順嫂的名字接連起落，阿公阿嬤的行動已經沒我快，我接過餅，隔著包裝紙捏了捏餅緣，已經在猜想餅的餡料是甚麼。

作完福後村庄恢復往日作息，春來秋去。

不知從何時開始，收到新丁餅的量逐漸減少，家裡的孩子們大了，不再愛好甜食，阿公聽醫生的話戒了菸，瘦了些許。門口再次有人吆喝，從單輪車上拿下一塊新丁餅，我接過，拿回屋內。

長凳仔一端是三兩塊疊不成小山的新丁餅，沒菸抽的阿公在另一端打盹……

重量，似乎還是剛好。

“作完福後村庄恢復往日作息，春來秋去。”

